

将青春献给党

我生于1930年,家里兄弟姐妹7人,一家人全靠父亲在唐山铁路大厂上班的那点微薄工资生活。

我8岁时,母亲让我陪弟弟上学,上到4年级时,母亲就不让我上了。当时我在班里学习成绩优异,老师便找到家里,劝母亲让我上学。母亲说:“我家太穷了,实在没钱上学了。”老师看我家家徒四壁,也很无奈。辍学后,我就去父亲上班的铁路大厂,当了一名童工。当时厂里有地下党组织,我经常帮助他们传送情报,发放宣传单。1945年,日本投降了,国民党又掌控了铁路大厂,将我们这些童工都解雇了。在地下党的引荐下,我去唐山纱厂上班了。1948年12月,唐山解放,我上了厂里

的职工学校。由于我工作积极,1949年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从那时起,我就发誓把我的一生都要献给党的事业。

当时国家为了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干部,成立了速成中学,1950年,我考上速成中学,在那里学习了3年,完成了初中的全部课程。我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,刻苦学习,1953年,我考上了天津大学发电专业。毕业后,我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,被分配到北京列车电业局。当时国家到处缺电,列车车站是个流动单位,它的任务就是哪里需要电,就到哪里去发电,很是辛苦。

1960年,我接到去大庆油田工作的调令,二话没说,服从组织分配,马上去大庆投入到

工作中。当时国家调动了上万人,在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展开了一次全国闻名的石油大会战。我所在的列车发电站,负责发电、供电,解决原油装运、冬季取暖等难题。那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,粮食供应不足,吃不饱饭,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有一次,由于低血糖,我晕倒在工作岗位上。我以“铁人”王进喜为榜样,带领发电站的职工顺利完成了发电任务,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,我所在的电站被评为红旗电站,我个人也受到了嘉奖。

1963年,女儿刚出生不久,我又接到了更重要的任务——去青海海晏。我撇下没满月的女儿,拖着虚弱的身体,赶赴青海。我们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

的草原上发电,我带领电站的职工,一到目的地,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。高原缺氧,气候寒冷,生活用品都是从外地运来的,好多工作人员由于营养不良,全身浮肿,可没有一个人叫苦。在最短的时间内,我和电站职工完成了设备安装、调试工作,及时向试验场所送了电。正当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时,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,我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了!平静的草原沸腾了,电站的职工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由于电站出色地完成了工作,被评为先进电站,我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我今年92岁了,我要感谢党,是党将我们过去的穷孩子一步一步培养成国家干部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米淑琴/文

朝花夕拾

捉河蟹

1962年,我10岁时,跟着大人去村西南的还乡河捉河蟹。还乡河距我们村不到两公里,从村西往康庄子走,奔沙沟,上河沿,下去就到河边了。

这年七八月份,听村里大人说,还乡河边到处是河蟹。一天下午,我提着一个大水桶,跟着大人们捉河蟹去了。到了河边,河水很清亮,浅滩上的沙子很湿润。大人们撅着屁股,用手顺着沙窝印往里掏,河蟹就在窝里藏着呢。看到有人掏出河蟹,爪子乱动,我这个女孩子怕扎手,不敢去掏。我心里着急,也很失望。看到后街老李家、东头老朱家的大人从沙窝里捉住不少河蟹,我羡慕极了。临回来,他们给了我五六只河蟹,一只河蟹一二两重,都是一年蟹。到家后,母亲从咸菜缸里舀出几勺子咸菜汤,把河蟹放入锅里煮,说这叫“卤”,好吃得很!

后来我才知道,还乡河是蓟运河的支流,发源于唐山迁西县新集以南的泉庄村,流经丰润县和玉田县,在天津宁河汇入蓟运河入海。

因还乡河通着海河口,河蟹在海口子水中产卵孵化后,蟹苗洄游在河水中生长,所以叫河蟹,学名叫中华绒螯蟹。

何允霞/文

难忘的麦收

最近,我回了一趟山区老家,一路上看到一台台收割机正在忙碌着。于是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30多年前山区人收麦的情景。

那时,收麦是要抢时间的,早上5点左右,麦田里到处都是割麦子的人。我和哥哥、姐姐、妹妹4人,一早上最多割过一亩二分地,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。4个小时后,开始装车回家。在农村,装车也是大学问,内行人装的车,麦捆之间能相互压好,避免散架。拉车或开

车的人,车技也得过硬,以免在坑坑洼洼、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翻车。到了下午两点多,人们又开始下地割麦,一直忙到天黑。吃过晚饭后,倘若有明亮的月光,不少人也会趁着夜色割麦子,晚上11点左右,回家的人络绎不绝,蝉叫声、唱歌声,还有说笑声交织在一起,让山区农村的夜晚分外迷人。

麦子拉回去后,要垛在麦场里,一个个麦垛像小山头似的。早上只要没有雨,农民们都会把麦垛推倒,然后用水叉或

钢叉铺开、铺平,进行暴晒。晚上再重新垛起来,以免雨水突至,让人措手不及。

麦秆晒干了,就该打麦了。农民们把麦垛推倒铺展后,用耕牛拉着大石头碾子,一圈一圈反反复复、来来回回地碾,还要不时地翻一翻麦秆,待麦秆彻底脱离后,把麦秸挑到一边,把剩余的推拢到一起,等到起风的时候,借助风力,再一锨一锨地扬,最后扬出几千斤小麦。看着一年比一年多的麦堆,疲惫不堪的人们脸上露出了特别

灿烂的笑容。

麦籽出来了,还要一边晒,一边抢时间耕地种玉米、豆子、花生等农作物。有的人因为太累,吃饭时端着碗就睡着了,碗掉在地上碎了也不知道。

进入新世纪,在山区农村,大型收割机渐渐地把收麦子的任务承担下来。三夏时节,农民们不苦也不累了。近几年,我们老家几乎所有的地都实现了流转,地里种的几乎全是经济作物花椒,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。刘根旺/文



图说往事



赤脚医生合影

1965年,我村(新华区赵一街)成立村卫生室。从每个生产队抽调一名年轻人,经过简单的培训后,到卫生室工作。我们被称为赤脚医生。每个月我们都要到石家庄地区医药公司进药。这是到医药公司进药的途中,我们在石家庄照相馆的合影。中排右一为本文作者。

陆敏贞/文并供图

烤麦穗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麦收后,获鹿县(今石家庄市鹿泉区)的小学都会组织学生给生产队干活。我们年龄小,常被派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捡拾那些遗落的麦穗。

拾麦穗由班主任老师带队,每个同学从家里挎着篮子出来,在学校门口集合点名后,就向田地出发。

到了田地,我们一字排开,顺着麦垄,一步一步前行。散落的麦穗所剩无几,捡拾者往往要走很远,依旧收获甚微。太阳炙烤着大地,田野散发着热气,向我们阵阵袭来。我脸上、身上的汗珠不停地流,又热又累。渴了我就找一个还泛青的麦秆含在嘴里,凉凉的。麦穗的麦芒十分锋利,一不小心,就会扎得手指鲜血淋漓。

捡拾的麦穗有的饱满,有的是青

色未成熟的,老师就把这些青色的奖励给我们。休息时我们找一空地,再找几块砖头,砌一个简易的小灶,然后把捡来的柴火放进去,生好火,就把青麦穗放在上面烤。烤的时候要来回不停地翻,待闻到麦穗烤熟的清香,就必须赶快停止烧烤。再冷却一会儿,竖放在手心里,两个手心慢慢对搓。等麦粒从麦穗上脱落,把麦秆扔掉,用嘴对着掌心一吹,搓下的麦皮便纷纷从掌心飞了出去。把掌心对准嘴巴,将麦粒一股脑儿倒进嘴里,不停地咀嚼。烤熟的麦粒,筋道又有韧劲,特别好吃。吃完后,老师提来一桶水,让我们把火浇灭。拾麦穗虽然辛苦,但能吃到烤麦穗,大家还是很开心的。

那诱人的麦香值得永远回味!

沈立峰/文